



吉小牛◎著

一群少男少女在八大河畔、史迪威公路边，  
在金殿、翠湖，

演出了一幕一幕街头巷尾的  
**人间喜剧……**

# 大古楼

上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吉小牛◎著

# 太古楼

上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大古楼：全3册 / 吉小牛著. — 天津：百花文艺出版社，2014.11

ISBN 978-7-5306-6573-2

I . ①大… II . ①吉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52016 号

责任编辑：孙嘉镇

装帧设计：凤凰树文化

---

出版人：李勃洋

出版发行：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：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：300051

电话传真：+86-22-23332651（发行部）

+86-22-23332656（总编室）

+86-22-23332478（邮购部）

主页：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印刷：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：880×1230 毫米 1/32

字数：1023 千字

印张：43

版次：2015 年 3 月第 1 版

印次：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：148.00 元（全 3 册）

---

# 目 录

楔 子 /001

第一章 滇池这头和那头 /004

第二章 快乐无比单身汉 /020

第三章 逃学放马追太阳 /034

第四章 追逐太阳的少年 /051

第五章 囊瓜小儿打擂台 /072

第六章 一江春水不见底 /091

第七章 老街旧屋人事新 /110

第八章 井水当酒猪无糟 /128

第九章 懵懂少年盖鸡窝 /144

第十章 母鸡偶遇小包车 /161

- 第十一章 两军对垒银屏前 /179
- 第十二章 荨麻皮砣争高下 /196
- 第十三章 红尘滚滚没路人 /211
- 第十四章 夜半惊现双头蛇 /231
- 第十五章 五星火炬金灿灿 /248
- 第十六章 水上天堂八大河 /269
- 第十七章 古楼逞威老疯奶 /291
- 第十八章 尿泡砸伤少年郎 /313
- 第十九章 饿殍水肿小球藻 /334
- 第二十章 暗流涌动八大河 /355
- 第二十一章 淫雨缠绵六月天 /375
- 第二十二章 红绸领巾暖人心 /392
- 第二十三章 暴雨如注小儿情 /410
- 第二十四章 怡情别院断肠酒 /427
- 第二十五章 莲花池上青莲船 /443

## 楔子

大明朝初年，出了昆明城的小东门，走过架在盘龙江上的红砂石筑成的敷润桥，原本大片绿油油的菜地和随着四时变化色彩的田土，渐次被秦砖汉瓦、土基木板蚕食了，形成了一片街区。说是街区，又在城墙外，就像在碧玉盘上横了两根乌木筷子，这便是大名鼎鼎的灵光街。这条街朝向西北的街口，骑着青石马路建有一座高高的飞檐大阁楼。阁楼正面高悬的“魁星阁”牌匾，丝毫不差地对着正北。街坊上的老人们说，这就是魁星阁的第一讲究处。不过，从来没有人把这座造型端庄的骑楼叫得这样文绉绉的。从有它那天起，上到总督、府台大人，下到满城的凡夫俗子，都把这座城门似的骑楼叫做小东门外的大古楼。

出了大古楼的门洞，就是滇中第一富庶的大厂乡。大厂乡，犹如鸣凤山撒开的尾翼。密如蛛网的大河小溪，恰如一派华丽翠色的翼扇中，缀着或粗或细的银丝饰绦，串起了大大小小的珍珠和五颜六色的宝石。

其中，最宽的饰带，就是盘龙江。盘龙江从北向南，顺着长虫山山脚奔涌而去，到了圆通山北麓，拐了个弯，再向东流去。过了圆通山，又拐向南。这两个大拐弯，就叫八大河。

古楼外，在清朝末年又演变出一个十字路口。原本，这里只有一条马路，从大古楼直通向松花坝。唐继尧当总督时，扩修了通往大北门的马路，江上新修了一座白石桥。横的大马路，就叫环城东路。老人们说，这条大马路是为了蔡锷将军出征修的。所以，新修的白石拱桥，官名就叫“通济”桥，老百姓称为新桥。于是，大古楼外，就多了一个十字路口。这条横着的环城东路，古楼外的人就喊成了“大马路”，通向北方的老的直路，就成了“小马路”。

直到贴着红膏药的小日本飞机进了中国，这条直路上又横着修了铁路，就有了火车北站。等到太平洋战争爆发，在铁路线和大马路之间，又新修了一条史迪威公路。为了赶进度，史迪威将军狠心下了命令，用空运来的输油管，在八大河上愣是架设了油管桥。

碎石铺就的大马路边，斜对着大古楼的一户人家，就在战争硝烟散尽，市井生机渐自走向蓬勃的夏日，生了一个儿子。这个娃娃生下来就哭个不停，吵得街坊四邻夜不能寐，恨得众人真想把他掐死，拿去圆通山的一窝羊挂在大树上，权当是个“讨债鬼”。

隔了一天，这个“讨债鬼”惊动了古楼下的老疯奶。

老疯奶拿来两棵桃木桩，一棵钉在这户人家的东北角，一棵钉在了屋后正北的泥地里。老疯奶钉好桃木桩，从大襟衣裳的袖袋里摸出三张黄钱，对着这个“讨债鬼”的襁褓逆时针画着圈圈说：

“歇了，歇了。闲起，闲起，闲起。”

真怪诞，老疯奶说第一声“闲起”，小婴儿的哭声小去一截。说到第三声，这个“讨债鬼”的哭声停了。

这个娃娃，从此就被起名为“老闲”。

二十世纪五十年代，出了小东门，就是大厂公社的地盘。其

中夹杂着的街区归了盘龙区。围着大古楼的这一片城乡结合地，就分成了古楼内和古楼外。一般地说，古楼内的居民大多有种自豪感，看不起古楼外的居民，心底还是将他们看成是乡下佬。古楼外的居民，也看不起古楼内的。他们认为古楼内的居民，大多是些破落户；新安家到古楼内的，肯定是发了国难财的暴发户。

在这种城乡接合部居民们对立的心态唆使下，古楼外的娃娃们就不受人待见。男孩长到五六岁后，由于调皮捣蛋，由于爱闯祸，就被统称“半大鬼”。这些半大鬼为了对付古楼内的小相公们，就出奇地抱团讲规矩。

夏末秋初是半大鬼们的黄金季节。每到这个季节，街道居委会积极的、热心的、被半大鬼们称作“鸡皮老奶”的街道干部和人民公社的干部就无比忙碌和焦虑，仿佛遭遇了鬼子下乡来扫荡一般。

半大鬼的家长们个个头痛不已，对自己的半大鬼或劝或骂，文的无效，就上武的。每天黄昏，不是西家的二狗被打，就是东家的阿福和对门的重重被揍。所以，黄金季节的每个黄昏时段，则成了半大鬼们躲不开的鬼门关。

半大鬼一方，将自己装扮成正义的英雄。在他们的心目中，自己就是“飞将军”；自己就是“岳云”；最不济也是“齐天大圣孙悟空”。进了“鬼门关”，上了“阎王殿”，只要咬紧牙关，或装憨卖傻，抵死不认；或故意高声惨叫，哭天抹泪。反正，熬过了这最黑暗的一刻，天亮了，就解放了。

大人们费尽移山心力，斗智斗勇，苦口婆心，横拉死拽，用心良苦地要将这些“英雄”，拉入守规矩的、平庸的成人世界。正是这种心态的对立，天真的童心和邪恶的功利相冲突，世世代代，在街头巷尾演绎了无数的人间喜剧。

## 第一章 滇池这头和那头

老闲刚进八岁，按当年的惯例，按户口所在地，“就近”被分派到离家两公里外的一所农村小学读书。真正就近的小学，离家不到一公里，就在灵光街。整条街上，同龄的小孩，在这个入学季，只有他一个被分到这所小学。

老闲本来就不想进学校读书。他平时看见同龄的娃娃们，不管是天寒地冻，还是烈日炎炎，都得背着书包去上学，就把上学读书当成了做苦工一般的事。他情愿窝在家里，省得去吃那份苦。老闲妈正为儿子不愿上学的事发愁，生怕这个任性的小爷犟着不去。没想到，老闲一听到被分到这所小学的消息，高兴得连蹦带跳，全不顾忌老闲妈脸上的愁苦。

老闲喜欢这所小学，全为了学校就在八大河边。由于进了八大河边的小学，老闲也愿意背上书包去读书了。

八大河，是昆明人从古到今最好的一个去处，也是盘龙江最美最有灵气的一段。盘龙江从长虫山的腹部、大百邑的青龙潭起身，携带着大小山泉，或急或缓的山泉水，涌入松花坝这个始建于元代的水库中。从坝脚起，缓缓向西南方走去。临近圆通山北

麓时，她疲惫了，懒得劈山，就随意漫成了一个水沼。江流也掉头向了东北，走了一两里。突然，她振奋起来，猛掉头向南，直冲向圆通山东麓的鬼门关。从此，她一路浩浩荡荡走向滇池。这一段叫做“八大河”的地方，从古到今，流传着无数好听的故事。老闲从小就向往着那些美丽的传说。只是，他被妈妈看得很紧，难得去河边玩一回。偏生，天如人愿，他被分到了河边的璧玉小学。

昆明，这座内陆小城，假如没有这条灵动的母亲河，就只会是个平庸的小城。正是有了这条河，这个城市就有了无数的优美故事，成就了无数的传奇，成了一个历史名城。

居住在大河两岸的人，都喜欢这段八大河。河水到了这儿，陡地加深了，变宽了，成了娃娃们游泳的好去处。八大河的两岸，无数的大柳树中，突兀地立着古老的朴树和苦楝子树，成群的白鹭就歇息在这些古树上。站在圆通山的古城墙上，往下看，碧玉般的菜地中就像盘着一挂珍珠项链。

八大河南岸是小菜园和大渔村，北岸就是璧玉村。璧玉村里有座璧玉寺。

九·一八后，璧玉寺里来了一对新婚夫妻，在寺里的菩萨面前，支起了黑板，硬是把一座香火鼎盛的佛寺改成了平民小学。公社建成后，璧玉小学教室里立着的泥菩萨被社员们用大麻绳套着脖子，人多力量大，齐齐吆喝一声拉倒了，腾出了地盘。他们在这里支起了更多的课桌椅，让满村乱跑乱闹的娃娃们进了教室。

璧玉小学占的是寺产。有规制的寺庙哪个不是把持了灵山秀水？所以，璧玉小学也占据了八大河东岸的风水宝地。学校坐北朝南，正对着八大河。东面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大池塘，塘边长着

几棵弯腰大柳树，显得清幽和宁静。池塘和学校之间就是通向村中的大路，路面上还残存着早年铺就的青石板。从池塘再向东，一条由北向南的小河，四时不断地调节着上游水沼的水位。

小河流入八大河，入口就在盘龙江急拐弯的地方，正好和大河的下泄河床连成一条直线。这段小河，村里人叫它三岔河。小河的源头，本是江水漫成的湖沼，修铁路时，湖沼变成了一个池塘。这个占地千亩、一直绵延向东的水域，从此有了名字，众人叫它铁路塘。铁路塘的北面就是火车北站的机务段。

讨债鬼老闲的一生，就从这儿起步。他的快乐童年，在这个水网密布的地方，揭开了大幕。

入秋后的昆明，只要天晴，天空总是蓝得醉人。几朵小小的云彩，悬在蓝蓝的天上，仿佛为自己的多余而叹息。老闲背着妈妈手工缝制的蓝布小书包，高高兴兴地跑进了学校。

第一堂是算术课。老师发给每个学生十根麦秸秆。亮金色的麦秸秆，剪得整整齐齐，有三寸长。老师说，这是高年级的同学专门为一年级的新生做的。老闲手心里的麦秸秆，根根都呈出了象牙般的光泽，暖暖的，心里先前躲着的那一缕怕生的忐忑，一下子就被抹去了。

全班四十五个娃娃，一个不落地全都学会了数数，并学会写从一到九的阿拉伯数字。老师说：“进学堂的第一堂课，全班的教学是开门红。”

十点半，放学了。老师教学生们把书包收好，放进课桌的抽屉里；又交代说，回家的路上，要小心来往的车辆，靠边走；路上不准贪玩，早回家。

老闲飞快地跑出学校，穿过公路，来到上学放学的必经之地——大河和小河的交汇口。他站在桥头往下一看，一大群娃娃正在小河口戏水。有的打水战，有的学游泳——古楼外的人从来不说“游泳”，而是说“洗澡”。老闲八岁还是个大旱鸭子，想起来，他的脸上都会发烧。他羞愧自己是半大鬼中唯一的大旱鸭。这哪像古楼外的半大鬼？简直成了古楼内的小相公。他朝思暮想着学会游泳，摘去“旱鸭子”的帽子。

这下，他看见娃娃们在水里嬉戏，立马忘记了老师刚才的叮嘱，古楼外半大鬼的德行就占了上风。他一溜烟地冲下公路，三下五除二脱下衣服，和下水的娃娃们一样，将衣服码放在菜地埂上，就趟下田埂，想投到他们中间。

水中正在嬉戏的娃娃们，看见这个皮肤雪白的半大鬼下到水里，齐声呐喊了一声，全都立起了身子，站在齐腰深的水中，对着老闲打起了水，一时间形成了一堵厚厚的水墙，容不得老闲往前半步。

老闲纳闷极了，难道是欺生？他气急败坏地向水中扑了下去，想和他们来个“不打不相识”。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个大男孩朝着就要开始斗殴的娃娃们游了过来，大声喊着：

“老闲，老闲，莫动手！”

随着他的喊声，全部孩子都停下了手。原来，是古楼外的汗青。半大鬼们的“鬼王”汗青。汗青站在到他胸口的深水处，对那些孩子说：“他第一次来，不懂规矩。你们把规矩说给他，咋个兴拿水擢他？”

这时老闲才看清，水中的半大鬼，清一色光着屁股。看他们精屁股褰裆的样子，老闲倒觉得自己脸上发烧。汗青这时爬上了岸，他穿着一条黑色的棉布三角游泳裤。他将老闲拉到岸上，悄

悄地说：“老闲，你是个瓜？村子里的娃娃哪个穿短裤？你和他们一起玩水，还怕露出个小雀来？”

他见老闲一脸的诧异，又说：“穿裤子洗澡，要到水深的那边。你个旱鸭子，精屁股学会了，再来。”说完，他走到大河边，一个潇洒的鱼跃扎进了八大河中。

从那天起，老闲和精屁股的娃娃们在一起平等地戏水。几天之后，他感觉有一点浮得起来了。又过了十来天，他发现只要用力蹬水，用力划水，就可以勉强游上一小段。于是，老闲将妈妈每天给的早点钱悄悄地省下，买了一条缝纫店里用布头做的游泳裤，准备着去大河里“拼搏”了。

老闲的美梦没有成真。

这天下午，老闲妈走进老师的办公室。

老闲正坐在教室里走神，他的目光透过寺庙里才用的花格窗棂，看着妈妈走上了正殿的石台阶，心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。老师是不会轻易召唤家长进校的。家长来学校，肯定是有不了不得的大事。老闲提心吊胆地挨到下课，在学校大门口见到了老闲妈。老闲无意间发现，妈妈一夜间变老了，脸上的皱纹变得深深的，像刀刻的一样；背脊也微微地驼了。

她看见老闲就说：“我们回家收东西，明天我带你去海口。我已经和学校请好假了”。

老闲一听高兴极了，忙着跑回教室收好书包，飞快地跑出学校。妈妈看着儿子那莫名的高兴劲，眼眶有点潮红，轻轻地摇了摇头。老闲发觉妈妈好像心事很重，感觉事情有些不对，就闷闷地不再说话。

路过小河口时，老闲看着众多精屁股娃娃在戏水，又心痒猫抓的，想着清凉的河水慢慢地浸过大腿，浸上屁股，压上小肚子，

人就会忍不住地打个冷战，一股清凉就会注入周身。老闲想起了古楼口四层楼茶馆里说书先生的一句话：“人从水中来，亲水是天性。”

老闲此时跟在妈妈身后，忍不住回头看着戏水的场景。他记起第一天下水的那点小事，心里还是有些堵：“我穿短裤是我的自由，你们不穿也是你们的自由，是哪个狗东西定的这破规矩？”

第二天一大早，老闲妈背着行李，提着脸盆。老闲背着书包，跟在妈妈身后，急急忙忙地赶到小西门郊县汽车站，搭班车去海口。老闲妈被分到一个造纸的大工厂去当工人，不放心将儿子独自丢在城里，所以就带上了老闲。

汽车沿着滇池西岸的碎石路，哼哼唧唧地走了两个多小时，才到了海口。等找到工厂，快到中午了。老闲又困又饿，坐在地上，靠着行李卷就睡着了。老闲妈办好入厂的手续，唤醒了老闲，在一个年轻的嬢嬢带领下，走到一幢巨大的平房前，笑呵呵地说：“大婶，你家儿子长得太子弟（昆明话，即帅）了。”

老闲第一次听人说自己“长得子弟”。

古楼外的婶婶们是说老闲“长得像根葱”。为这根“葱”，老闲一直迷惑着。他缠着妈妈问，为什么说他“像根葱”。老闲妈想说什么，话到嘴边却变成了：“葱嘎，白生生的杆杆，绿油油的叶子，好看。”

老闲很是不满这种解释。心想：葱有哪样好看？又细又长还难闻；怕是杂肉米线碗头上的葱花，闻来有点冲鼻子的香味，“有它不多，无它不少”。而他知道“子弟”的意思。这样直白的夸奖，让老闲不好意思地脸红了起来。

这个年轻陌生的小嬢嬢，说了这多让老闲不好意思的话，还不过瘾，又用她那又细又嫩的手，在老闲头上摩挲着，让老闲更加不自在。七八岁的男孩，正是建立自我性别意识的关键时期。在这个阶段，如果他不是恰巧生活在大观园里，一般都比较排斥女性。

老闲正要表示不满，她更变本加厉地蹲了下来，笑靥灿烂得像盛开的两朵东洋菊。东洋菊，可是古楼外半大鬼们骂人的“术语”。他们把不喜欢的年轻女性比作“东洋婆”。

她说：“小弟，你别喊我嬢。叫我菊姐。”

世界上真有这样的巧事。老闲正想着她是东洋菊，她就叫“菊姐”。老闲忍不住也暗笑：“这个女人真是朵东洋菊，傻大姐。”

她见这个自己一见面就喜欢的男孩笑了，更高兴了，话也就多了起来：“这几天新工人来得多了，宿舍不够住。所以，新工人中的女同志就先住到大礼堂。这儿，还是挺方便的。”说着，就进了大礼堂。

老闲听她喊妈妈“新工人”，心里更是窝火，暗骂道：“你傻呀！我妈都过了四十七岁的生日了。”老闲真想对她大喊一嗓子，以示要她划清男女生的界限。

大礼堂里，用大卷的新闻纸分割成一个一个的“小房间”。真的，那是老闲看见过的世上最大的纸卷。纸卷的直径比大人还要高。老闲使出吃奶的劲，想试试能不能推动它，结果却是蚍蜉撼树。菊姐见状，又笑起来。老闲不客气地盯着菊姐的脸，左脸像朵大丽菊，右脸是朵东洋菊。

“每卷纸都有一吨多重。小弟，你咋个推得动？”她说这话，带着老闲妈七拐八弯，来到了一个“小房间”。小房间的门楣是一根细细的竹竿，两头挑在巨大的纸卷上。里边摆着一张单人床。

床的四角用铁丝扎着四根竹竿，那是挂蚊帐用的。

一张单人床、五根细竹竿，就是为新工人准备的全部个人生活设施。其他设施，都是公用的。

菊姐帮着老闲妈打开行李。老闲妈是个谦卑的人，忙一迭声地谢谢。菊姐帮着铺褥子，怎么摆弄都无法铺好比床宽了许多的褥子。她停住手，突然想到了什么，就对老闲妈说：“大婶，你等着。”说完，一溜烟地跑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她带着几个大汉，拿着抬杠、粗绳进来，麻利地指挥着那几个大汉，从大礼堂的一角，连着抬了三夹子用木板夹着的、每夹足有一尺多厚的、黄色纸板进了老闲妈的“小房间”，拼到了单人床旁。菊姐指挥着汉子们打开了一夹纸板，分成两份，码放到那两整夹纸板上。立刻，单人床变成了宽大的“双人床”。在菊姐的帮助下，老闲娘母子俩安顿了下来，有了新家。

从那天起，老闲对东洋菊彻底地改变了认知。以前，古楼外的半大鬼用“东洋菊”来暗讽年轻的、不顺眼的女性，全因了“东洋”二字，使半大鬼们联想到“东洋鬼子”、“东洋婆”；因了“东洋”，就排斥一切有如此标识的事物。

其实，这不是半大鬼们的发明创造，而是古楼外和古楼内的大人们，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教会了半大鬼。从那天起，老闲再也不用“东洋菊”来骂人了。

巨大的纸卷圈成的新家安定下来后，当天下午三四点钟，妈妈就去上班了。她说，是在料场工作。料场是什么？老闲妈和老闲都不懂。老闲独自一人躲在那些大纸卷中，想找个人问问，可是没有一个人可问。这儿的人一回来，立马钻进用布帘或是床单挡住的小房子里。仿佛是钻进了纸卷中，自己也变成了纸一张。

老闲成了这个纸王国里的唯一的精灵。

一天，一天，又一天。

老闲在纸王国里憋闷了，就会溜到家属区东游西荡。昆明这座世界著名的春城，她的初秋，正是夏花最后的灿烂时节。偶然，见到人家庭院里种的东洋菊，他就驻足呆呆地看着。东洋菊挺拔壮硕的茎秆上，挑着厚实的、巴掌大的墨绿色的叶片，衬托着一朵或两朵鲜艳的、大碗或小盆大小的花。花儿迎着太阳，展示着排列紧密又舒张得当的花瓣，全没有芍药“贵妃醉酒”的娇柔做作，也没有牡丹“国色天香”的矜持做派，只是一派享受青春，享受花季的朝气蓬勃。他觉得，不管什么颜色的东洋菊，都是为了菊姐开的。

他看东洋菊的模样就像个傻子，惹得别人张大了嘴巴看着他。老闲发觉了别人异样的目光，就会连忙走开。

在这个纸王国，老闲想尽了一切主意，折腾着自己。在纸卷中打滚，想象着自己是董存瑞，正举着炸药包要将敌人的碉堡炸毁。他嘴里“哄——，哄——”地吼叫着，从一个纸卷扑向另一个纸卷。累了，就靠着纸卷睡。醒了，就和纸卷玩。有时，不小心，被纸卷碰得身上青一块、紫一块的，他就给自己揉揉，做出一副疗伤的模样。接着，再装成轻伤不下火线的英雄。

玩得时间长了，就认识了每一个纸卷。乍一看，它们都一模一样。其实，它们和哲人说的“世上没有相同的两片树叶”一样，有的端头整齐得如刚切开的大萝卜；有的一端齐，另一端则有毛边；有的像个漏斗；有的像个平盘……不同的组合，使它们活了，成了老闲的玩伴。

老闲就这样打发着日子。终于，他玩腻了。

看着那些“傻大个”，老闲觉得，天下就只剩了一件事。他